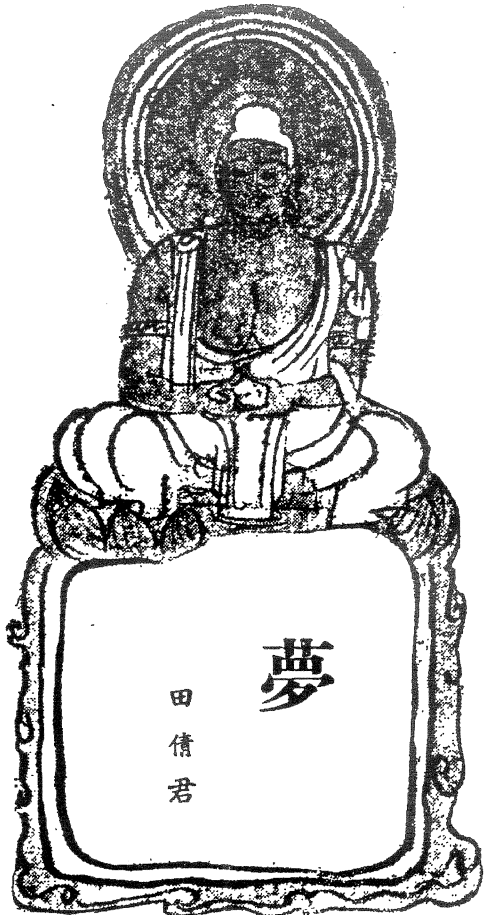


寄廬之東郊，彷彿有一土丘，一日閑步登臨，縱目四觀山勢如抱，前臨大海，海水清澄而碧藍，與天空渾然一色，遠山青葱，猶如浮翠，白雲如縷，半遮山巔，近則村落三五，溪流瀑湍，花樹交映，茅屋盡入於晚煙籠罩之中，村中婦女溪畔浣衣，牧童橫坐牛背，閑弄短笛，蓋人生之藝術，生活之真義，趣原在質樸之農村耶！沉酣於此天然畫圖中，幾忘身物外矣。

漫步走下土坡，其道平夷如砥，兩面柳絲低垂，鳥語嚶嚶，霧見一古刹，于路之盡頭處，由森森之綠樹叢中，隱約可見紅牆碧瓦，近前果然高高山門，層層石階，余拾級而上，進山門，但見落石滿地，似經久未曾掃除，且無踐踏之迹，難道此寺無人住持？步進中庭，院落寬廣，蒼松古柏，參天蔽日，大雄寶殿，畫棟雕梁，簷牙啄天，天風疾至，鈴鐺鏗鏘，繞過迴廊，進入一滿月形之圓門，乃為一荒蕪之



田倩君

園林也，花樹雜生，草長數尺，狐兔爭逐於亂草叢中，若似一久廢之墓塋，令人臨之胆慄！園角高大浮屠，其頂端沒入雲際，不知其為幾級矣，于是撥草扶枝，曲折前行，但見桐蔭深處，一座禪堂門上書「無我」兩字，余則探首向內視之，見一老菩薩面如潔玉，髮似銀絲，結跏趺坐於蒲團之上，手持佛珠，似入念佛三昧，細察之，則余分別十餘載之先大母也，余深詫異，大母何以至此？一時萬念湧塞襟懷。

大母一生嫻靜而勤樸，侍奉翁姑，教育子女，半世辛勞，幸二子女均得成長，姑母各有所歸，余父居長，叔父鄉居務耕讀，先君子宦遊東南諸省，大母隨余父遍遊南國山水名勝，年未四十先大父逝去，大母志存冰霜，篤信佛道，任生活若何優越，則大母終生布衣素食，奉經禮佛，凡五十載享年八十四歲，無疾壽終，距今西版十有八年矣，當在故鄉時，吾等孫輩，

雖四方就學，然每逢大母忌辰，均須歸里祭掃，今連年兵燹禍接，日寇甫息，赤禍繼起，全家逃亡，流離四方，神州為虎狼盤踞，稍煙瀾漲，未卜先塋之墓草幾許深矣！每逢清明寒食，則偕弟等遙祭天涯，未嘗有所間斷也，當黃湯灑地，紙灰升霄之時，似覺大母即在面前，然飛灰野火，天涯悵望則益增遊子之悽愴也！

去歲九月初一日（農曆）十普寺方丈白聖法師開講妙法蓮華經，此經為成佛果之大乘法典，余即虔誠供奉大母牌位於佛座之側，願老人之靈識來赴此法華盛會，是時余清晰記憶，分明大母不在塵世，何故今居此古刹？驚疑之下，不由失聲高呼——「孀婦！大母似有所知，睜目視余而微笑，即招呼示意，令余坐近其左側，此時余亟欲叩問別後情況，且何故居此古刹之無園中，然終未能發一語，唯凝視老人鬢邊蒼蒼白髮，不禁泣然泣下。

大母神情宛然如昔，安閑而恬靜，撫余頂鬢然語余曰：「玉兒！可在我身畔勿妄走動。此土非同凡處，白法師於此講經聆法者甚眾，俟晚可隨我至前殿聽講」。聞此言余甚疑惑，即白大母曰：「白法師現講經於十普寺，不得來此，」大母正色而言曰：「勿妄語，傍晚即至」。余默然不敢復語，移時大母携余至山門前，偕俗人眾，均呈緊張神情「來矣！來矣！」余頗驚疑？來者何人？迺接如此恭謹，見先行來一隊儀仗，繼則寶蓋華燈，左右排列，狀甚莊嚴，於香花園繞中

擁一巨人，高數丈，侍從者僅及其膝，光頂，披朱紅袈裟，肩闊而臂圓，偉然道貌，卑為吾師白聖上人來也，怪哉！何以變成如此高大身量？猶疑間，大母牽余衣曰：「速頂禮！」余即拜跪於地，移時起而視之，人盡散去，大母亦不復見矣！悽惶四顧，莫知所以，但覺冷風盈袖，寒澈肌骨，恍惚清醒，原來倚枕假寐，簾窗高掛，一燈慘白，把視霜天風滿，殘月一勾，長空一聲雁戾，幾斷人腸！

夢境歷歷，大母神志如生，然人天永隔，相見無日矣。嗚呼！憶余幼時，同堂四世，合家歡快，此情此景，宛然如昨，今同弟等飄流海天之外，回首前塵，如夢幻空花，思之愴然淚下，重整枕褥，續尋前夢，則不復得矣，噫！

十五、十六兩期本刊收支表

A. 十四期結存		三,二〇一,一〇元
B. 兩期總收		二二,四〇二,二〇元
一、基金樂助	七,五三八,〇〇元	
二、一般樂助	一,三〇八,五〇元	
三、訂閱	八,二一八,〇〇元	
四、國外來款	二,三九〇,〇〇元	
五、零售	六二七,七〇元	
六、叢書等	一,二二〇,〇〇元	
七、廣告	二〇〇,〇〇元	
八、其他	九〇〇,〇〇元	
C. 兩期總付		二〇,一一二,五〇元
一、印費	二,九〇〇,〇〇元	
二、鑄版	三二〇,〇〇元	
三、銅版紙	五五〇,〇〇元	
四、薪津連書記	二〇〇,〇〇元	
五、劃撥手續費	二〇八,五〇元	
六、郵雜旅費	七八〇,〇〇元	
七、存儲基金	一四,一五四,〇〇元	
D. 結存現金	五,四九〇,八〇元	